

李公案奇闻

(清)惜红居士 编

序

余识李公三十年矣。李公护广西，抚篆之日，中法方失和，交兵南越。余以敌国之人，滞迹西粤，深虑不免，乃蒙李公派弁护送至沪。同行有英教士二，意、德、荷兰人各一，皆李公援救得生者也。

然则公之于外人，其素无仇视之心也明矣。及东山再起，改厥宗旨，庚子一役，遂以身殉。

呜呼，岂无故哉？盖其性本偏于好名，而中国自甲午之败，创钜痛深，民心愤激，非疾视外人不足以媚民而邀名，遂不遑他顾，一意孤行，而不知溃败决裂之至于斯也。故前之爱护，后之仇杀，皆非分之本心，悉受崇于好名之一念，卒至杀身误国而不及悔。呜呼惨矣！

是以心不可偏，偏则蔽，偏则溺陷而不知返。观李公之末路可以鉴矣。虽然，偏于短者必偏有所长，在用人者节而取之。

使李公得终其身于牧令郡守，以尽其抚字刍牧之长，则茧丝保障，当不得专美于前，龚黄不足言矣。而惜乎用人者不之察也。

余不能忘李公之恩，亦不敢曲讳其失。读是书益有感于余心，爰推原其后先异辙之由，书之简端，以质之中外之操人伦之鉴者。

法国劳德氏口授丹徒张士同笔述

《李公案奇闻》序

李案奇闻何书乎？小说也。小说则曷为乎序之？曰：序之者非以其书也，非以其书之为小说也；读其书，有所感于心，心有所感而书之，固不必其为序也。

夫幼而学者壮而行，儒生之素志也。乃不得行其所学于时，因记其所闻而为说；说又无济于当世之大用，仅而得署曰小，不亦重可悲乎？虽然，吾

更因其所说而有说：如李公者，非所谓得行其志者乎？由令邑而守郡，而监司，而封疆，而督师，何莫非得行其志者？何莫非得见其所学者？而尤得死于王事，以名始，以节终，不亦几完人乎？乃骨肉未寒，而罪名加矣；诏墨未干，而恤典撤矣。纪功无寻，归狱有辞，讵始愿之所及乎？

故儒者非必得行其志为幸。得志而径情直行，以畅吾意之所欲，谓吾能得吾民之心，事皆可称此而行也；而不知军国重要之图，度海量力之诣，贸贸焉以万乘为孤注，一鹵莽灭以行之，虽一瞑而万古不视，而大局更何堪回首乎？设李公有以陶淑其情性，不徒尚意气以用事，吾知其决不出此。设李公不能得志，终其身于一州一邑之长，得竭尽其能于茧丝保障之余，吾知其必能追踪李杜，比肩龚黄，将血食庙祀而无匮也。惜皆未然，竟铸此错。则得行其志，固非李公之幸也。然则，优游泮奭，得专心学问以考察当世之务，优其识以老其材，以待仔

肩大任，而无复溃防覆余之虞，岂非儒生之大幸而钜公元老所求而不可得者乎？吾读是书，吾乌能无所感而不书？

光绪二十有八年清明后一日，恨恨生书。

第一回 传奇闻野老闲评 编新词稗官借鉴

词曰：

藉藉颂声载道，悠悠众口铄金。
是非功罪未分明，青史何年论定？
一枕黄粱乍熟，半窗红日西沉。
村言市语任纷纭，姑妄言之妄听。

这首词是惜红居士的杜撰，也算小说家的通例。凡作小说，无论高底好歹，必有一首词开首。这词的排调，十书有九是《西江月》。因此，惜红

居士编纂此书，也不能不照例办理。

这部书，本来说的是近今一位大员。这位大员却并不由科甲出身，亦并非是军功保举，就是从小小知县起家，一直升到尚书总督，五省的钦差。这也算得功名到头，富贵不尽的了。

谁知道这位大员却天生成的一种古怪脾气：生平不喜银钱，不贪衣食；穿的是破衣旧帽，吃的是淡饭粗茶；见人破烂齷齪的他便喜欢，有人送金玉锦绣的他便生气。凡是他老先生的属下，所有戏园、酒馆、估衣、绸缎、古董，以及柳巷花街，秦楼楚馆，多弄得一星生意毫无，只好叫苦连天，闭门歇业。所以，虽历任封疆，却未曾丝毫享用。偏又值国家多事之秋，兵连祸结，从长江钦差奉旨督师，带了数十营不练之兵、乌合之众，星夜赶程北上，鲁莽从事，竟至一败涂地，不可收拾。呜呼哀哉，一命归天，尽忠报国。朝廷加恩优恤，加官荫子，

赐祭立祠，这也算得忠义流芳，传扬不已了。谁知道，倒树寻根，追原祸始，以纵庇匪人定为罪首，官阶追夺，恤典撤销。可怜一辈子赫赫烈烈的声名，竟弄得此惨惨凄凄的结果。

是非功罪，朝有信史，野有舆评，此非吾辈所得议论，编这部书的更不敢褒贬一字。今就他做州县的时候，到处颂扬有几桩奇奇怪怪的公案，故老相传，熟在人口，茶坊野店，你谈我讲，说是青天老爷的政绩，就是小地方的典故，活龙活现，仿佛宋朝的包龙图，国初的施不全一般。惜红居士吃饱了老米饭，穿暖了粗布衣，闲空得不耐烦，便将茶坊野店你谈我讲的一段段故事搬演出来，为消愁解闷的活计。至其事之有无虚实、迟早后先，编书的得之传闻，并非目睹，不敢说语语对真，事事靠实。真的不得假，假的不得真，看此书的必能理会得，固然不必多虑。

但说了这大半天，到底所说的这位大员姓甚名谁？诸公听我道来：这就是人人皆知、个个尽晓的铜锤李，李大人。

欲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身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唱蔡中郎。

第二回 嘉善路初次登程 天河馆一人独酌

前回说铜锤李，李大人，原本是辽东人氏，双讳持钧，表字镜轩。因有一身绝好的武艺，惯使两柄熟铜流星锤，所向无敌，因此人给他上个徽号，叫做“铜锤李”。年轻的时候，因老夫人在江苏做官，便随任读书，所以，虽则祖居北地，却是生长南方。气宇轩昂，人才表表；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。论文，下笔千言；说武，穿杨百步。自幼便有大志，

不肯以一笔一墨见长。因此，老大人就不肯拗他的性儿，便替他援例报捐知县，以成全他仁民利物的志向。

这是贤父母因材施教的道理，是天下做老家儿的所当效法的。往往人家子弟聪明伶俐，敢作敢为，就是不能埋头伏案做老学究的功课，无奈这为父母的偏偏指望他读书，想要中举中进士，点翰林，盼个正途出身。却也不能说他不是正经道理，哪知道正与他儿子的脾气不对，一年耽误一年，反弄得一事无成，青春枉度，到后来要另改旁的主意也来不及了。所以，教子弟读书，只要他明白道理便是真实受用，倘固执成见，妄想发科发甲，却是误人不浅。即如李公的父母，若然不是明白，定规要他念书，巴结正途功名，则功业成就反未可知。

闲言少叙，且说他做州县的公案。

这公案从哪里说起？倘平铺直叙，未必处处都有奇闻，案案皆为异事，无非是行香拜庙、拦轿呼冤、枷杖发落及驱逐流娼、捉拿赌博、访察讼师、严办地棍。这些寻常案件，处处皆然，年年多有，演说些老生常谈，岂不令看此书的讨厌？今只得将稀奇的案卷，拣那紧要的编出，其余寻常公牒，一切概不登录。庶几买此书的不枉费钱文，看此书的不虚耗目力，乃编书的一片苦心，并非偷工减料。倘必说道：李公做过某县，为何不编？李公署过某州，因何漏载？某事在前，因何落后？某事在东，为何说西？这实是编书的限于才力，迫于篇幅，尚乞看书诸公包涵。这过节儿不得不预先交代明白。

今先说他未做官以前一段奇闻：李公随任的时候，由江苏到浙江公干，稟明堂上，独自出门。皆因李公素性不爱排场，最不喜的是跟班、家丁前呼后拥，所以江浙相去数百里之远，竟不要人跟随。为的是阅历程途，操练筋骨。正是有心人的深谋远

虑，非少年哥儿怕拘束的可比。因此，家中上人也能放心。

不然，宦家公子岂有独自出门的理？

却说李公自从出得家门，手携行李，也不坐轿，也不骑马，走尽大街，便将行李扛起，将雨伞柄挑在肩上，大踏步望官塘大路行来。饥餐渴饮，不一日到了嘉善地方。

这嘉善是个热闹去处，虽非六街三巷，富丽繁华，却也是一条五里长的大街，两边各行店铺收拾得十分齐整。李公一面行路一面看那街上买卖。不觉迎面横着一条极高大的石桥，桥上有一酒饭面店，上写着“天河馆”三个大字，两边挂着“三鲜大面、十锦小碗”的招牌。李公走上桥来，望里看去，装修座落倒也清幽洁净。便转过身来，踱进店门，到里间靠窗的一副座上落下，将行李放在身边

的板凳上，雨伞就横在旁边。跑堂的便带笑过来，说：“客人用酒？用饭？今天有新鲜的大活鲤鱼，还有新出水的活剥虾仁。要酒有牛庄高粱、陈陈绍兴、玫瑰佛手露，请客人随便点用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将一双乌木筷、两碟小菜、一只五彩花酒杯放在桌上。李公正在思想，堂倌又说道：“近来本馆新添鱼翅、扒鸭。客人爱吃，也可零拆。”

李公说道：“你说这许多，我一概不用。你给我来二两烧酒，一大碗清汤面。”堂倌说：“菜呢？”李公伸手指桌面上话道：

“这两碟小菜就足够我吃的了。”堂倌心知没大意思，将嘴一撇，手拿带手，回头高声的叫道：“烧刀二两，清水面一碗。”

少停，酒已烫热，便拿来放在桌上，回身就走。李公也不去理他，一边斟酒慢慢的饮，一边望窗下

河边上观望。

此时正在二月尽、三月初天气，柳绿桃红，风和日暖，河沿上有淘米的，有洗菜的，有净衣服的，尽是妇女，却老少不一。岸上有十几个小孩放风筝。有一个小风筝钩住柳梢上，咋也下不来。一中年轻人替他拿竹竿去挑拨，竹竿短树株高，又够不着。李公正看得出神，忽听得一棒锣声，惶惶震耳，李公突地的吓了一跳。正是：

春风三月桃花浪，惊起鸳鸯拍岸飞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夜行船贼人探路 天妃庙公子遇仙

却说李公正在吃酒，观看河边春景，忽听锣声

震耳，吓了一跳。定睛看时，却是一只船，从桥那边过来，上边插着黄旗，上面写着字，是天竺进香的。后面又是一只大船，旗上写的是“钦命头品顶戴四川总督部堂”。两只船一起敲锣，所以锣声震耳。探头望窗下一看，却有只航船停泊在那里，桅上灯笼的字是“杭州嘉善”。原来南方与咱北省不同，来往尽是水路，有航船搭客装货，定准日期来回，就叫航船，与北方的集船相似。这条船就是嘉善到杭州、杭州到嘉善的来回船。

李公心中想道：“我走了几天，旱路的风景也都领略过了，今何不就搭这航船去，也见见水路的情形，岂不方便。”因赶紧催面，拿过来就吃，吃完算账，共是二十一文铜钱，又额外两文钱是赏堂馆的酒钱。

立起身，取了雨伞，背上行李，刚要出门，对面来了一人，身穿红青哈喇马褂，头戴青缎边的夹

毡帽，青缎套裤，白布长筒袜，扎着护膝，黑布皂鞋，马褂的钮扣都不扣上，胸间露出紫花布衬衣，扎着一条玫瑰紫褶膊，背着一小卷行李，那梢头露着刀柄，与李公打了一个照面。李公仔细一看，那人有三十来年纪，鹰头鼠目，凶恶异常，便知不是个善良之辈。那人这一双眼睛也盯住在李公身上。李公趁其回头的工夫，看见他耳朵后边有一个小瘤，便记在心上，转过身望外就走，心中想道：

“此人好生奇怪，难道想看我这肩破烂行李不成？”一面想，一面走下大桥。由东边行道转到河下一看，正是停泊航船的地方，便向前高叫道：“管船的，什么时候开船？我是要到杭州，特地来搭船的。”那船上有个伙计，正在那里劈柴烧饭，听见有人搭船，他便探出头来招呼，说道：“开船还早得很哩！我们这航船有一定的规矩，要到吃过晚饭，落过太阳，还要点完一支蜡烛方才开船。你看这太阳还在树头顶，客人有事且请去干，到掌灯

再来也耽误不了。”李公听说，道：“这也罢了。”

我且问你，搭船到杭州要多少钱？”船家道：“每位四百，饭钱在外。”李公道：“饭钱多少？”船家道：“你这客人真没出过门。一饭一菜，每客三十。这也是我们船家的老规矩，是祖宗留下的这个定例，出门人哪个不知道，你还要问吗？”李公道：“这就叫一回生二回熟，下次搭船我就不问你了。我且把这行李放在船上，待开船的工夫我来。”船家说道：“可以使得。”说完，便上前来接。李公把行李、雨伞就交待他，问道：“你这管船贵姓？”船家道：“我叫烧火阿二，本姓姓张，因为我妈嫁了姓李的，便又姓李。”李公道：“我这两件东西，你却收明白了。”阿二说：“错不了，你就是一包金子交给我也错不了，不要说你这点儿铺盖。你且瞧真了，这雨伞是拴在包袱上的，回来还照样交给你。”李公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

说罢，仍转身由夹道回到桥上。靠桥栏望西看去，见是十里塘河，两岸人家接连不断，房后多有水阁，一群群的鹅鸭随波上下，游泳往来，甚是好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

李公观看一回，见天色尚早，便想道：“我既到此地，何不随喜一回，等吃过晚饭，然后下船。”便顺着脚步过桥来。

行不多远，见有一座大庙，修盖得庄严华丽，檐下竖着一块双龙蟠金的匾额，大书“敕建天妃宫”，正门却是关着，右边门洞里坐着一位道士，穿着青布道袍，手拿棕拂，面前摆着香盘卦筒，一块小小粉牌，上写着“善断吉凶”四个字。李公向来不信九流三教，见有许多人在那里问长问短，便走上前去看个热闹。见那道士童颜鹤发，碧眼朱瞳，